



冯淑然◎著

顾况及其诗歌 研究

Research for GuKuang and His Poesies

光明日报出版社



冯淑然◎著

顾况及其诗歌 研究

Research for GuKuang and His Poesies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顾况及其诗歌研究 / 冯淑然著. --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3. 9

ISBN 978-7-5112-5388-0

I. ①顾… II. ①冯… III. ①顾况 (约 730 ~ 806) — 人物研究②顾况 (约 730 ~ 806) — 诗歌研究 IV. ①K825.6②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24722 号

顾况及其诗歌研究

著 者: 冯淑然

责任编辑: 曹美娜

责任校对: 张明明

封面设计: 中联学林

责任印制: 曹 净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78248 (咨询), 67078870 (发行), 67078235 (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mail: gmcbcs@gmw.cn caomeina@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296 千字

印 张: 17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2-5388-0

定 价: 4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言

姜剑云

在中唐前期诗坛上,顾况是一位承前启后又富有独创精神的重要诗人。他身历玄宗、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宪宗六朝,主要的社会与创作活动是在代宗大历、德宗贞元年间。少年白居易登门求教的佳话,充分说明了顾况时名之重。上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顾况生平及其诗歌研究,已有一定成果。当然也有一些不足,一是对顾况生平(包括生卒年、籍贯、仕历、交游)的考述多有歧见,二是对顾况诗的评议多局限于乐府诗、歌行体。冯淑然以《顾况及其诗歌研究》作为他的博士论文选题,选择这样一个颇富个性但为文学史家多有误读的作家,试图以现有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对其人其诗进行更为广泛与深入的研究,以期得出更全面更客观更合理的认识,可以说,选题是很有意义的。论文以顾况及其诗歌为研究对象,在尽可能全面挖掘文献资料和解读诗文作品的基础之上,系统而深入地考察了顾况的家世、籍贯、生平、人格思想、诗歌创作、诗文版本的刊刻流传等六个方面,从而将顾况的研究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

论文于2007年6月9号通过答辩,先期匿名评审专家和答辩委员会委员傅璇琮、赵敏俐、张国星、葛景春等先生对冯淑然的论文给予了充分肯定。综合他们的评议意见,可以约略了解这篇博士论文的特点和取得的成绩:

第一,该文在全面审视顾况研究现状的基础之上,对学术界争论颇多而又莫衷一是的籍贯问题、生平问题进行了十分扎实的考辨,指出顾况籍贯为润州丹阳,里居乃海盐。相关话题的讨论,材料详实,基本持之有据,有说服力。

第二,顾况“思想人格述评”是作者用力颇勤的一章。作者对顾况入世情怀和狂直个性的阐释,言之有理,特别是关于释道影响的论说,在前人评

论的基础之上,又有了新的开拓。论文作者注意展现一个多元化的人格形象,并且指出这种人格形象是唐代诗人较普遍的一种人格样态,对解读中唐其他诗人(如白居易、柳宗元、刘禹锡)也有启示。

第三,论文对顾况诗歌及其艺术特征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说,特别是对顾况的乐府诗、音乐诗和题画诗进行了充分的分析,对顾况诗歌的抒情特征及其美学风貌给予了独到的揭示,这对于重新认识、评估顾况及其在诗歌史上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而题画诗、音乐诗、“山意象”等研究点的提出,很有意味,有自己的新意,充分显示出作者具有较强的问题意识。

第四,版本查阅比对甚勤,系统考述了顾况诗文于唐宋之编选状况及明清版本刊刻之流传,研究态度端正,成果颇有学术参考价值。

《顾况及其诗歌研究》,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对顾况研究很全面又有所创新的论文,是一篇很扎实的较有学术含量的学术论文。冯淑然对20世纪以来的顾况研究进行了全面的清理,指出其成就,明了其不足,为自己的专题研究做了充分的准备。在此基础上,论文就顾况之家世、籍贯、生平人格思想、诗歌创作、版本流变六个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其中不乏个人新见。其如对顾况入仕前之生平事迹之考证,指出其于儒家之外又出入释老二氏,并兼习书画,奠定了其驳杂丰富的思想与艺术基础。又如论其诗作,既注意到其反映民生疾苦、揭示社会矛盾的写实乐府诗,又同时认真探讨了其音乐诗,具有绘画之特征的山水诗,以及重主观感受的抒情诗,话题丰富,角度新颖。再如关于山的意象的细致解读,注意考察其诗作的复杂多样,同时概括出“俗”与“奇”这两个主要美学范畴,颇有耳目一新之效。文章学风严谨,材料扎实,体现出作者良好的审美悟性和理论修养。

《顾况及其诗歌研究》尚有须拓展深入之处:顾况诗,从艺术创作来说,尚有不足,前人已有评议,不能过高称誉,可联系大历、贞元、元和诗坛,作具体的比较与探索;顾况的思想人格是多元的,但有着某种变动的“轨迹”,有关这些,也许是可以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对顾诗艺术风格的多侧面抓得很准确,但赏析的气息重了一些,理论性的分析尚待加强。期待冯淑然在其相关课题的后续研究中有更进一步的学术创获。

2013年9月于河北大学文学院

目 录

CONTENTS

引 论	1
第1章 顾况家世考略	13
1.1 顾氏宗谱所载先世世系考略	13
1.2 同辈亲族及其子息行状考略	24
第2章 顾况之郡望、籍贯和里居考辨	36
2.1 近现代学者对顾况籍贯的不同看法	36
2.2 顾况籍贯的历史认识	39
2.2.1 中晚唐:吴郡说	39
2.2.2 宋元:吴与苏州说的并存	40
2.2.3 明清:海盐说的兴起	40
2.3 关于几种说法的辨析	41
2.3.1 吴(郡)为顾况祖籍和郡望辨	41
2.3.2 顾况籍贯为润州丹阳考	44
2.3.3 海盐为顾况里居考	51
第3章 顾况生平仕历考述	57
3.1 生卒问题	57

3.2	读书山林(至德二年及第之前)	61
3.3	进士及第(至德二载)	64
3.4	宦游江南(至德二载至贞元三年)	68
3.5	任职长安(贞元三年~贞元五年)	79
3.6	贬谪饶州(贞元五年~贞元九年)	81
3.7	归隐茅山(贞元九年~元和十一年)	84
 第4章 顾况思想人格述评		86
4.1	孔门之狂者	87
4.1.1	儒家思想与入世情怀	87
4.1.2	狂直个性与人品诗品	93
4.2	出释入道之仙侣	97
4.2.1	佛学修养及思想渊源	97
4.2.2	道家思想与人格风神	104
4.3	擅画解乐之吴中才子	108
4.3.1	擅画解乐的才子气	111
4.3.2	风流放诞的名士气	114
4.3.3	急公好义的任侠气	117
 第5章 顾况诗论		120
5.1	为顾况赢得文学史地位的乐府诗	120
5.1.1	农民问题	121
5.1.2	战争问题	123
5.1.3	腐败问题	125
5.1.4	妇女儿童问题	130
5.2	顾况音乐诗的成就	137
5.2.1	顾况的音乐诗创作	137
5.2.2	顾况音乐诗的艺术成就	144
5.2.3	顾况诗歌的声韵律动之美	147

5.3	论顾况的题画诗——兼论其山水、景物诗的绘画美	148
5.3.1	顾况的题画诗创作	149
5.3.2	顾况山水、景物诗的绘画美	155
5.4	世间只有情难说——论顾况诗歌的抒情性	160
5.4.1	朴素深沉的血缘亲情	160
5.4.2	缠绵悱恻的男女之情	163
5.4.3	真挚动人的朋从之情	165
5.4.4	醇厚香浓的思乡之情	169
5.4.5	不遇之悲与迁逝之感	171
5.5	道情与乡心的栖居之地——解读顾况诗歌中的山意象	175
5.5.1	仙山意象	176
5.5.2	道山意象	180
5.5.3	乡山意象	185
5.5.4	茅山:精神家园和生活家园的契合	188
5.6	论顾况诗歌的俗与奇	191
5.6.1	顾诗之俗	191
5.6.2	顾诗之奇	203
5.6.3	顾诗与中唐诗坛的审美走向	213
第6章	顾况诗文著录与版本考述	216
6.1	唐五代顾况诗文的结集和流传	218
6.2	宋元时期顾况诗文的流传与载录	222
6.3	明代顾况诗文的刊刻与传抄	226
6.3.1	唐百家诗本	227
6.3.2	唐诗二十六家本	230
6.3.3	万历本	232
6.3.4	唐音统签本	234
6.4	清代顾况诗文的刊刻与流传	235
6.4.1	清初百家唐诗抄本	236

6.4.2 琴川书屋本	236
6.4.3 全唐诗本	238
6.4.4 钦定四库全书本	239
6.4.5 咸丰己卯重修本	241
6.4.6 江氏灵鹫阁影宋本	243
6.4.7 同治壬戌修补本	243
结 语	246
参考文献	250
后 记	257

引 论

一、选题意义

以作家的个人魅力而言,顾况是中唐前期的一位极富个性的诗人;以文学史的角度而言,顾况是由盛唐向中唐文坛过渡时期的一位重要作家。他身历玄宗、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宪宗六朝,主要的社会、创作活动是在德宗大历、贞元年间。少年白居易登门求教的佳话,充分说明了顾况的时名之重。刘太真在《顾著作宣平里赋诗序》一文中形容顾况诗歌在文坛的影响,“属文之士翕然而和之。八音铿其盈耳,环堵烂而溢目,举国传览”,又充分说明了顾况的诗名之高。然而,在笔者所接触过的文学史教材中,几乎都无一例外地将他视为典型的通俗诗人,和元结并列在一起,串接在由杜甫到元白的所谓新乐府运动的链条之上,重点强调他讽喻现实、关心民生的乐府诗歌的创作成就,写实倾向,而对其它类型的诗作很少提及。事实上,从现存有关顾况的文献资料和诗文作品来看,则显然并不那么单纯,其诗歌无论从内容还是从体式上来说,都是极为丰富多采的,远远不限于乐府和歌行两类。顾况既是狂放不羁的文人、善画解乐的才子,又是出释入道仙侣,其思想、性格及才禀的本身就使他具有与常人迥异的艺术感受及表达方式,从而造成其大部分诗作表现出对新奇怪异的审美趣味的着意追求。关于顾况诗歌的评价,皇甫湜童子时在扬州见到顾况,惊为“白圭振鹭”,相见恨晚,后来为其诗集作序,盛称“李白、杜甫已死,非君将谁与哉”,认为顾况的歌行最为奇崛,“骏发踔厉,往往若穿天心,出月胁,意外惊人语,非寻常所能及,最为快也。”晚唐诗僧贯休《读顾况歌行》诗云:“忽睹逋翁一轴歌,始觉诗魔辜负我。”二者都注意到了顾况歌行体的不同凡响,以及惊怪奇特的美学风貌。而晚唐张为在《诗人主客图》中,却又将他列入广大教化主白居易一派的升堂,可看作诸本文学史评价顾况的滥

觞。顾况在元和、长庆间得到了极高声誉,而到明清时期,其地位却一落千丈,吴乔称其诗“粗硬杂鄙语,有高调,非雅音”(《围炉诗话》),翁方纲更斥其为“邪门外道,直不入格”(《石洲诗话》)。这种立足于不同标准的评价歧异,恰恰说明顾况诗歌的审美风格的复杂性,既有通俗流畅的一面,又有奇诞变异一面。选择这样一个为文学史家多有误解而有颇富个性的作家,对其人及其作品进行研究,以期得出更客观更全面更合理的认识,即本选题的意义所在。

二、文献综述

据笔者检索统计,20世纪以来,国内公开发表的关于顾况的专论文章,有13篇,附论文章4篇;顾况诗歌的研究专著,有赵昌平《顾况诗集》、王启兴、张虹《顾况诗注》两种;此外,涉及顾况研究的专著主要有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唐才子传校笺》,蒋寅的《大历诗人研究》,孟二冬《中唐诗歌的开拓与新变》、顾易生《顾易生文史论集》等。下面按研究视角的不同,分类进行评述。

(一)生平研究

在文学史著作中,对于顾况的生平,主要是沿袭历史上的各种说法,多为人云亦云。20世纪最早研究顾况生平的,是许瀚和闻一多。前者的《顾况研究》一文发表于《南风》1933年7卷第1期(岭南大学编印)上,对顾况的生卒年问题进行了考证,定顾况约生于唐玄宗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乙丑,约卒于唐宪宗元和十年(公元805年)乙未。后者在《唐诗大系》中将顾况生年明确地定为727年,卒年定为815年,但却画了问号,态度颇为审慎。1960年,顾易生在《复旦学报》第1期上发表了《顾况和他的诗》一文,认为顾况生卒年不详,大约生于唐玄宗开元(公元703~741年)中,卒于唐宪宗元和(公元806~820年)中,态度更为谨慎,至于其它有关介绍主要是根据古籍文献,因为此文并不以考据为主。从80年代起,顾况研究日益受到重视,有几篇重要的考证文章陆续问世,主要有傅璇琮的《唐代诗人丛考·顾况考》^①、赵昌平的《关于顾况生平的几个问题——兼与傅璇琮先生商榷》^②以及胡正武《顾况任新亭监时地新考》^③和《顾况浙东行踪考略》^④两文。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顾况考》一文,

① 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② 《苏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

③ 《台州师专学报》,1996年第1期。

④ 《台州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首次对顾况的生平仕履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证。文章内容丰富,材料详赡,见解精到,不仅是当时,而且是迄今为止最具学术权威最有分量的关于顾况生平研究的文章。该文一共八考,一考生卒,对几种旧说进行了考辨,认为原来推断所依据的《瘞鹤铭》的作者并非顾况,根据现有的文字材料,只能推断其大致的生活年代:生于玄宗开元年间,卒于宪宗元和元年前后。二考籍贯,先对苏州、吴兴、海盐三种歧说进行辨析,定顾况为苏州人。三考进士及第,对顾况中进士的时间地点以及具体科榜进行了细致的考证,认为《郡斋读书志》所记“至德二年江东进士”,《唐才子传》“江东侍郎李希言下进士”说法是正确的。四考登第后的仕途履历,作者认为,顾况登第后是否任官职任何官职都无法考知,而根据其诗文,可知其大历七八年(公元772年、773年)在滁州,可能在江浙一带某一度支盐铁转运使府下为属官,至于顾况所任新亭监的时间应为建中、贞元之际,地点为“新亭对泣”之新亭,在升州上元县;大历二年以后至大历十二年以前,李泌和柳浑同在江西使幕,顾况与二人交游当在这一时期;顾况在韩滉幕中任节度判官当在建中二年至贞元二年之间。五考在京所任官职,作者指出,柳浑、李泌为相时,顾况到底是“著作郎”还是“著作佐郎”,因史料本身的矛盾而很难判定孰是孰非。六考被贬饶州,认为顾况贞元五年四月离开长安,途经宋州到达苏州(时为夏日),与韦应物诗酒唱和,后又离开苏州,经杭州、睦州、信州而至饶州。七考贬后行踪,指出贞元十年秋天以后,顾况形迹可考者很少,只知道他定居茅山后,依然往来于附近的一些地方,如湖州、扬州、嘉兴等地。八考顾况诗文创著录情况。可以说,该文代表了当时学界的最高水平,影响极为深远,其开拓和奠基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然而,仍有许多问题悬而未决。

傅文一出,继起回应的是赵昌平《关于顾况生平的几个问题——与傅璇琮先生商榷》一文的发表。该文主要是在如下几个问题上与傅文进行商榷:一是顾况的生卒年问题。赵先生认为傅先生并没有解决。因此赵文另辟蹊径,从向来不为考据派重视的野史笔记入手,通过对顾况之子顾非熊生年的考证,推知顾况约生于开元十五年(727)前后;同时指出,宋代以来就有顾况“以寿九十卒”的说法,而根据顾况自己的诗作,可以确定其元和十五年时尚在在世。二是顾况在滁与去饶问题。赵先生指出,傅文称“况大历七八年在滁州”之说失考,而从顾况的诗文及其几位亲友的情况来看,两首苦雨诗当作于归隐茅山之时,“最可能的情况是,况贞元九年八月作《李府君墓志》后即去饶归隐,经滁州又逢秋雨大水,羁旅之时遂作二首苦雨诗与《龙宫操》”,“壬子、癸丑”当为“壬申、癸酉”之讹。作者进一步考

证,实际上,大历七、八年顾况不在滁州而在永嘉。三是归隐后的居处与生活情状,文章考出,归隐茅山之后,又南下苏州、常州一带,往来于茅山和海盐旧居之间。另外,赵文还指出,张继《送顾况泗上觐叔父诗》中的叔父,并非傅先生所说的虎丘僧七觉,而是另有其人;绝句“四海如今已升平,相公何事唤狂生”,也并非如傅先生所说的顾况晚年居茅山之作,而是贞元三年答柳浑征召时所作,始却而终就之。此文与傅文两相呼应,相映成辉。而陶敏在后来的《唐才子传校笺》卷三顾况条中,又有新的发现和补充。比如,根据《旧唐书·李泌传》记载李泌贞元三年(787)六月入相,五年(789)三月卒,定顾况由校书郎迁著作佐郎当在贞元三年六月至五年三月之间,并对文献中出现的著作郎和著作佐郎的区别进行考校排比,认为应是著作佐郎。再有,考证顾况被贬饶州当在贞元五年三月丙寅刘太真被贬之后,三月末、四月初离长安,夏日抵苏州,五、六月间至杭州,七月至信州,因为,信州与饶州邻近,所以顾况到饶州应为贞元五年秋日,大历九年秋由饶州经滁州归茅山受道箓,时已年近七十。此外,顾易生《顾况和顾况集》^①一文,在第一节中对顾况生平的许多问题作了考证。

对顾况所任新亭监的具体地点,傅文认为在升州上元县,时间为建中、贞元之际。而赵文却不以为然,认为顾况所求任的新亭监为海盐之盐监,是顾况三十岁以前的事,较傅文所定早二三十年。胡正武《顾况任新亭监时地新考》一文,针对两文的龃龉抵牾,重新进行了详细的考较。文章根据《嘉定赤城志》和顾况诗文所记,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作者认为,赵说有可商榷之处,理由是一,海盐产盐历史虽然悠久,设置盐官管理也很早,但海盐并没有新亭之名。理由二,顾况求任新亭监,动因是“要貌写海中山”,而海盐并没有这样的“海中山”。理由三,顾况求任新亭监,当在其30岁之后。理由四,说新亭监在盐官海滨缺乏历史依据。文章进一步指出,顾况所求任的新亭监在浙江台州临海的新亭,因为那里不仅有顾况要貌写的“海中山”,即天台山,而且临海新亭乃唐代盐监之所(见《嘉定赤城志》卷七场务·临海所载),此外,顾况在临海任职一事,还可以在他的诗文中得到证明,如《从剡溪到赤城》、《临海所居》三首的前二首。此文材料翔实,考证确凿有力。而他的《顾况浙东行踪考略》一文,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之上,对顾况生平作了进一步的梳理。重点考证了至德二年中进士之后在浙东一带的行踪和任职情况,大致勾勒出了他在温州、台州、越州的所参与的官方活动。然而,由于文献资

^① 顾易生《顾易生文史论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

料的不足,问题依然模糊。

此外,评述顾况生平考证方面的研究成果时,蒋寅《大历诗人研究》^①是不能忽视的。本书下编“大历诗人生平事迹订补”一章中,针对这一观点重新对顾况迁著作佐郎的时间进行了考证,作者根据刘太真《顾著作宣平里(宅)赋诗序》中提到的夏官卿博陵公崔汉衡的事迹,确定顾况迁著作郎至迟不超过贞元四年七月。作者随后又通过诠释包佶《顾著作宅赋诗》以及顾况《寄秘书包监》两诗中的词语,认为顾诗中的“旧日主人”非指上级,而是指东道主,并举李白《客中作》和戎昱《戏赠张使君》两诗为旁证;而包诗中的“各在芸台阁里”,分指各自的官职,区别甚明。作者认为,如此一来,傅璇琮所谓“包佶贞元六年以后才任秘书监,而顾况贞元五年已贬饶州司户,未曾为包佶属官”,诗与史料之间的矛盾便不复存在。见解可谓精彩,但将“旧日主人”解作“东道主”,觉得稍显牵强,因为既然包、顾二人在长安同朝为官,很难说谁是客人谁是东道。

还有一些研究白居易的文章,也牵涉到顾况,即关于白居易长安拜谒顾况之事。这个晚唐以来一直广为流传的诗坛佳话,却遭到了当今学界的质疑,如万曼《白居易传》^②认为白居易见顾况应该是在饶州或苏州,而不是长安。王拾遗《白居易传》认为这个传说不符合实际情况,理由是“贞元四年以前,白居易根本未去过长安,无从与他见面。贞元四年以后,顾况已离开长安,眼下虽在苏州,但他声名狼藉,白居易也不大可能去拜访他。何况白居易还不懂‘温卷’之习,同时也没有那种需要,因为白居易还没有进行乡试”^③。这与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顾况考》的观点基本相同,都认为它只是一个故事传说,而不能看成史实。周桂峰《白居易事迹辩说三则》^④一文针对上述观点重新进行了考证,认为仅凭王拾遗的说法难以否定白居易长安谒见顾况之事。据作者考证,白居易早年确有长安之行,而顾况离开长安不是贞元四年,而是贞元五年;并且,温卷也并非没有必要;从二人诗风的相通以及晚唐张为的评价来看,白居易拜谒顾况之事应该是可信的。

最后,吴汝煜、胡可先《全唐诗人名考》^⑤和傅璇琮、陶敏的《全唐诗人名考

① 蒋寅《大历诗人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

② 万曼《白居易传》,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③ 王拾遗《白居易传》,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版,第21页。

④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

⑤ 吴汝煜、胡可先《全唐诗人名考》,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8月第1版。

证》^①两书,对顾况部分诗歌中涉及的人名,进行了考证。这虽然是有关顾况诗歌的,但却有助于梳理顾况平生的交游情况。所以,放在这里一并叙述。

(二) 诗歌研究

关于顾况的作品,诗歌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绝大部分成果是研究诗歌的。

顾况诗歌的通俗性和幽默色彩首先为胡适所注意,他在《白话文学史》一书中充分肯定了顾况善用白话以及诙谐幽默的一面,并将其定位为“一个做诙谐讽刺诗的诗人”。后来的文学史著作,大多将其归入由杜甫、元结和白居易构成的讽谕诗或通俗诗一派,而对其乐府诗关注的较多。如郑振铎《插图本文学史》,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文学史》,游国恩等编《中国文学史》,马积高、黄钧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等等,无不如此。书中对顾况诗歌的论述和评价多陈陈相因,认为他上承杜甫,齐名元结,下开白居易新乐府运动之先河,而很少提及其它类型的诗作。当然,也有见解较为新颖的,如严明《中国古代文学史》(一)认为顾况个性豪放不羁,以才气作诗,气势开张,语言独特,在大历、贞元诗坛上显得与众不同;他的诗继承了楚辞与游仙的传统,常常在虚幻怪诞的景象和跳荡活泼的语言中抒发人生的感慨;而其诗歌的最为独特之处就在于:他很重视从慷慨吐清音的吴楚民歌中汲取营养,把古体诗与民歌结合起来,形成独特的诗风。郭预衡《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隋唐五代卷》,分文学思想、诗歌内容、艺术特征及影响三个方面对顾况诗歌进行全面介绍,认为顾况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但并不拘泥于言志美刺的传统诗教,而他的奇险崛峭诗风对韩愈、李贺有影响;其诗歌风骨与元结相似,但意象词彩却比元结丰富的多;同时,顾诗的古奥艰涩和粗疏生硬之弊也是很明显的。史仲文等《中国隋唐五代文学史》,认为顾况的行事方式像李白,属于外向型的,而诗作却远离李白,接近杜甫。是白诗的先声,韩孟的滥觞。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站在新世纪的高度,认为顾况的诗有别于大历诗歌淡泊寂寞的主流情调,显示出异于同辈的艺术个性;还进一步指出了顾诗俗中有奇或化俗为奇的艺术风貌,以及对中唐诗坛元白、韩孟的影响。等等。这些著作囿于史的体例,论述皆非常简略,但它们所不时闪现出的思想火花,无疑会给研究者以灵感的启迪。

20 世纪上半期,关于顾况诗歌的专论文章竟无一篇。顾易生发表于《复旦学报》1960 年第 1 期上的《顾况和他的诗》,可说是最早一篇对顾况诗歌成就进行较为系统分析的顾况专论。文章从社会转变的角度出发,论述唐代诗歌发展为写

① 傅璇琮、陶敏《全唐诗人考》,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 年版。

实的进步性,而顾况正是完成从杜甫过渡到白居易之间的重要桥梁之一,对于“新乐府”运动的理论和创作的形成与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作者认为,在顾况的创作中,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上古之什补亡训传十三章》,仿效民歌来反映当时各种社会矛盾和现实;这些作品“无论在内容上、形式上很可能给白居易写定《新乐府》五十首以一定的启发和影响”。文章还指出,“顾况被某些历史记载描写得似乎只是一个玩世不恭的狂客,仙风道骨的高人隐士。但是我们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他不仅关切现实,并且原是一个有志用世,企图有所作为的人。”文章虽然并没有超出一般文学史家的观点,而且受时代风气的影响使用了阶级分析的方法,但无疑把顾况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具有导夫先路的意义。

1983年,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赵昌平整理校对的《顾况诗集》,收入百花洲文库,书中除了校对之外,还对诗歌进行了辨伪和删汰,为研究者提供了可靠的文本依据。而赵昌平为此书所作的《前言》可视为一篇不可多得的专论文章,文中对顾况的生平履历、时代背景、思想渊源、诗歌特征、诗集流传等情况作了全面而系统的介绍,其中诸多精彩之见,发前人之未发。如,认为顾况诗歌最重要的影响,是在大历十才子诗风笼罩一时之际,以其独特的探索,“创出一种狂放新奇而又真率自然的品格,一种旷野高远,幽而不冷的艺术境界”,而顾况诗歌的社会意义不仅仅表现在他少数写实的作品中,“而更多地见于他大量的纵横不羁,独抒性情——表达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观感与苦闷的抒情之作中”^①。观点新颖,无疑会给后学的研究以有益的启发。当然,由于前言体例的限制,许多观点和论述尚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

80年代,几篇见诸报刊的文章,皆出手不凡,颇有分量。主要有王启兴的《顾况的文学思想和诗歌创作》^②,邓红梅的《顾况诗歌新论》^③。而赵昌平的《“吴中诗派”与中唐诗歌》^④一文,也有不少地方论及顾况,值得重视。王文《顾况的文学思想和诗歌创作》,重点探讨顾况诗歌理论和创作实践的关系,对顾况的乐府诗、抒情诗和艺术诗,以及顾况诗歌的形式语言特点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认为,在那“诗道初丧”、“气骨顿衰”的时代风会中,顾况继杜甫、元结之后,倡导“风雅”,重视诗教,强调诗歌反映人民疾苦,暴露社会弊端的社会政治作用,反对片面

① 赵昌平校注《顾况诗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3月第1版,前言第5页。

② 《文学遗产》,1985年第3期。

③ 《苏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

④ 《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

追求文辞华美的浮艳诗风,是白居易诗歌理论的先导。而在创作上,他不但自觉实践自己的诗歌理论,创作反映社会现实的乐府诗,对人民的苦难寄予深切的同情,对统治者的丑恶无耻给与辛辣的嘲讽;而且创作了许多表露心迹、书写个人生活情感的抒情作品,以及咏画和咏音乐的诗篇。因此,顾况的诗歌不仅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而且有着独特的艺术个性和艺术风貌,是盛唐后期、中唐前期一位承前启后的诗人。和王启兴文相比,稍后面世的邓红梅的《顾况诗歌新论》一文,把传统的知人论世和现代文学批评方法结合起来,论述更加深入。文章认为,顾况的一生,同时受到正统儒家、天师道、禅宗思想的影响,它们交互作用,不仅造就了他的人品,而且渗透了他的诗风。贬官之前,他大致是一个力求楔入现实生活的人,写了许多揭露不合理现象的诗歌;贬官后,他的诗歌表达了对富贵荣达的再认识;而入道后的顾况看起来愉快而平静,他在用眼睛捕捉、用心体味、用笔表现着灵气盎然的山林烟霞之景。文章还进一步指出,作为承前启后的诗人,顾况的哲学思想,政治追求,生活道路,诗歌内容和艺术形式等方面,都具有探索的价值。为研究者指出了明确的方向。赵昌平《“吴中诗派”与中唐诗歌》一文,主要从诗歌流派的角度出发,对中唐吴中诗人群体进行整体考察,认为顾况乃“吴中诗派”的代表人物,仅次于皎然,对中唐元和诗坛有深远的影响。文中所论“化俗为奇”的创作特色,既是吴中诗派的共同倾向,也是顾况诗歌的突出表现。见解新颖,议论精辟。但限于角度和方法问题,而惜乎太少。

此外,1994年,王启兴、张宏等的《顾况诗注》^①出版,注本比赵昌平《顾况诗集》所作的工作更进了一步,对顾况诗歌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注解,并尽可能地为作品编年,这就为研究者的文本解读扫清了文字上的许多疑难,提供了背景上的诸多线索,可以说是王先生多年心血积累而成的一部力作,它集中体现了顾况研究的既有成果。另外,值得一提的还有葛晓音的《论天宝至大历间诗歌艺术的渐变:从杜甫和岑参等诗人创奇求变的共同倾向谈起》^②一文,其中对顾况诗歌艺术的见解颇为新颖,作者将顾况与天宝、大历诗坛复古思潮联系起来,进行了精彩的阐述。认为顾况诗歌从人世间的沧桑着眼,以普通的生活经验来揣度神仙眼中的世变。这就将杜甫善于以现实生活体验输入神话幻想的特点和独孤及、毕曜、苏涣及《篋中集》诗人强烈的人生如寄之感结合在一起,直接启发了李贺的奇思。顾况

① 王启兴、张虹《顾况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6月第1版。

② 《文学史》第2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0月第1版。